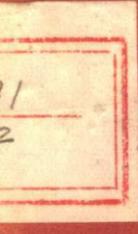


列寧給全世界婦女的遺教

蔡特金著



列寧給全世界婦女的遺教

蔡特金著
魏城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〇年·北京

Клара Цеткин
ЗАВЕТЫ ЛЕНИНА ЖЕНЩИНАМ
ВСЕГО МИРА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8.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列寧給全世界妇女的遺教

(德)蔡特金著

魏 城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开本 787×1092 磅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1}{2}$ · 字数 29,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64 定价(五)0.14元

俄文版說明

《列寧給全世界妇女的遺教》这本小册子，是克拉拉·蔡特金——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在1933年为了紀念国际妇女节而写的。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阻碍了这本书的出版，到1934年它才在苏联第一次全文发表。

这本小册子的实际材料反映这样一个时期的情况：当时苏联还是唯一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帝国主义者正想用发动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新战争、建立法西斯专政以镇压工人运动来摆脱世界經濟危机。

从那时起，国际舞台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和根本的轉变：产生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六亿中国人民正在順利地建設着社会主义，印度、叙利亚、埃及等国的人民結束了殖民地的依附地位。

世界各国的劳动妇女更加团结和一致了。八十个国家的妇女組織联合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在苏联，由于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已經為过渡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創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

自从克拉拉·蔡特金写成这本小册子以后，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但是对全世界妇女提出的要她們为自己的完全解放和平等而奋斗，同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主义进行无情斗争，保卫和平事业的那些热情号召，現在仍旧是嘹亮有力的。

劳动妇女的解放应当是
劳动妇女自己的事情。

列宁①

妇女要不是完全得到解放和平等，她們之中的大多数就得繼續受阶级压迫和日常生活上的不平等这双重枷鎖的压迫和奴役——历史就是这样提出問題来的。实质上，这个問題可以归結为这样：是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把資本主义作为世界上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和社会关系的制度万世永存地保存下去。正是这一深刻的看法决定了列宁对妇女問題的态度。这个問題因为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革命的目的密切无間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那些資本还占着統治地位地方的受奴役、受剥削的妇女，以及她們的受奴役、受剥削的兄弟們來說，現在也是面临着的一个問題。这是一个全人類都面临的問題。

自从奧古斯特·倍倍尔发出了为好几百万人民听到的爭取妇女完全解放和平等的强大呼声以后，在所謂文明世界里只有一位真正偉大的党的領袖、群众的領袖开始坚毅不拔地在言論和行动上貫彻这一要求，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寧。对于所有受苦遭难、备受压迫奴役的人的由衷的热烈的同情，加上对馬克思的学說的深湛理解和通曉，使他成为一

① 《列寧全集》，第三十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26頁。——譯者

位为妇女的解放和平等而奋斗的坚毅、果断、忠实的先进战士。

对历史——特别是国际工人运动史——的透彻研究，使得列宁意識到并且日益确信这一要求必須付諸实现，它的实现具有巨大的意义。妇女的完全解放和平等，不仅对于占人类半数的妇女說来有其必要并具有很大意义，而且不分性别的对于所有受奴役和受資本的无情剥削的人的解放來說，也都是必要的。实现这一任务，是把全人类提高到具有更高的形式和內容的社会生活的更高阶段的必要条件。列寧曾經十分坚决地反对女权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吸引了一部分渴望自由的妇女走上进行两性間的斗争的錯誤道路。他向妇女指出了一条走向解放的唯一道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艰苦奋斗的道路。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妇女首先就成了男子的財产；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社会的划分为阶级，妇女成了男子的既是妻子、又是劳动力的奴隶，而她們原有的一点自由就化为烏有了。只有取消生产資料私有制以后，妇女才能够作为社会的完全自由和平等的一員来生活和劳动。在这两个根本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重大时期之間，存在着一种內在的、不可抹煞的相互依賴性。变生产資料私有为公有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絕大多数受資本主义奴役和剥削的无产者、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亲手来完成的事业。妇女占这一部分人的半数，而在某些国家甚至占大多数。因此，沒有妇女，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得到胜利，而沒有妇女的积极参加，革命的目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能达

到和得到保證。

同男子一样，通过社会主义而使妇女得到解放也应当是妇女亲手来完成的事业。假如广大妇女群众沒有决心自觉地、不惜任何牺牲地同阶级的革命同志手携手地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中去，那么，妇女也就得不到完全的自由和平等。

列宁的这些原則决定了布尔什維克的整套理論和实践。布尔什維克从一开始起就在自己所有活动的地点，特别是在工业中心，极其重視把妇女作为有觉悟的、积极的力量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第一本用俄文写的給无产阶级妇女讀的小册子出自列宁的战友、对列宁的思想有深刻理解的克魯普斯卡娅同志的手笔，就是一件十分明显的事。在第二国际中，布尔什維克和列宁本人还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左派女同志一起，同很多党（甚至是一些大党）的有机会主义思想的实际工作者作过斗争，因为他們不把妇女在政治上的平等看成为无产阶级的迫切的阶级要求，而力图把它当作一个次要的問題而贬低其意义。布尔什維克精力百倍地利用了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紅十月之間的間隙时期，来使广大的城乡劳动妇女群众脱离资产阶级的、純粹资本主义的“民主”，以及脱离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机会主义政党和組織中的“人民之友”，这些政党和組織既然忠实于自己的非革命的、有时甚至是反革命的本质，就同资产阶级“民主”有千絲万縷的关系。布尔什維克同样精力充沛地为使受尽苦难貧穷的妇女不上科尔尼洛夫之流所领导的公开的沙皇反革命势力的圈套而斗争。历史赋予了布尔什維克以准备和加速世界无产阶

級革命这个受尽压迫折磨的劳动群众切身事业的使命，他們必然会以双倍的、甚至十倍的精力来在妇女中展开鼓动工作和組織工作。

列寧領導下的布尔什維克的有計劃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在工厂、作坊、商业机关、銀行和在工人区，这样一种妇女的人数連續不断地增长起来了：她們团结在写着“全部政权归苏維埃”口号的紅旗周围进行坚决的斗争，进行反对地主和資本家、爭取和平、面包、自由和平等的坚决的斗争。提出了期望苏維埃政权給予滿足的同样要求的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群众，开始同工业中心满怀斗志的妇女联合起来。当列寧一发出斗争的信号，要求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維埃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的前提——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劳动妇女就起来到处都站在前列，同自己的弟兄們肩并肩地进行斗争。紅十月的全世界历史性胜利同样也是她們斗争的結果。

千真万确的。苏維埃政权剥夺了工业、商业、银行业和运输业中的大地主和大資本家，为一切被奴役、被剥削的男女的解放創造了主要的前提。苏維埃政权把一切大型的生产資料和为維持、減輕、改善生活所必需的消費資料，都从私有变为公有。苏維埃政权把妇女的完全平等写在宪法里，并且想尽办法使得这项法律不是一紙空文。妇女担任高位要职；为了保护母性和嬰孩，政府建立了由妇女领导的各种专门机构。有好几千从全国各地来的无产阶级妇女代表、农村妇女和劳动

妇女参加的代表大会，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革命同获得了解放的妇女之间的同盟。列宁曾经十分果断地着重指出过，这一具有十分巨大意义的代表大会光辉地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已经付诸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就是：妇女的完全解放和平等决不能限于仅只是让一些杰出的妇女有充分的活动自由。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妇女、农村妇女和劳动妇女群众应当完全自觉地、热情洋溢地、不惜任何牺牲地为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解放革命服务。

妇女作为这个同盟中的战士，她们光辉地经受了战斗的考验。全世界反革命分子一心一意要想消灭年轻的革命的苏维埃国家。他们想使曾经英勇地敢于使得资本主义遭到第一次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的自豪的劳动群众感觉到自己的血海深仇和威力无边。资本主义列强宣布封锁，使得这些群众陷于饥餓、寒冷和极端的困苦。外国武装干涉者——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军队从四面八方进犯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他们同白卫军队的残部联合起来，蹂躏整片土地和残杀居民，黑帮分子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兵士在国内像恶鬼一样横行不法；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人民社会党人等等——同外国帝国主义者一鼻孔出气。这些大人先生同外国人一起，或不同他们一起，组织阴谋暗害，不惜炸毁满载粮食的列车和载着病人和伤员的运输队；在他们的所谓人民共和国里，在“民主”的幌子下，对无产阶级、农民和一切同情苏维埃的嫌疑分子施行极其猖獗嚣张的白色恐怖。

刚刚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同猖獗凶残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

殊死的斗争，并且胜利地击溃了它们。在这场前所未见的斗争中，妇女们表现了极大的自觉、英勇、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毅力，一点不比那时才成立的红军的英雄们逊色。她们站在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所有一切战线的岗位上。她们表现了自己的本色：不仅充当照护伤病员的善良的护士和重要的供应工作的组织者，而且还充当红军部队中的政治委员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作战的战士。成百万城乡妇女尽管自己的生活极其困苦，仍旧不吭一声默默地跟随着红军，保护和支持他们。这个情况对于胜利具有极其巨大的决定性的意义。她们激于热情和对胜利的信念，发挥了极大的毅力，竭力克己，而用尽可能多的粮食、衣着、靴鞋和武器去支援红军。没有妇女的英勇的活动，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工作是不能支持下去的。人们都认为妇女是值得尊敬的战士，没有把她們当作填空补缺的人，像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那样。

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时期，还是在争取苏维埃国家生存下去的时期，都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这样一个论断：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当妇女参加进去的时候才能得到胜利。

笼罩在红十月时期的意志昂扬的气氛，以及自豪地意识到自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大为激发了胜利者的意志和创造精神。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在从前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一方面要紧张万分地建立苏维埃制度和保卫它不受内外死敌的攻击，同时还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有决定意义的措施，来把社会主义从经过科学论证的理论变为决定整个社会制度的经济实践。

布尔什维克的目光曾经坚定不移地禁注在破坏整个旧世界这一目的上；在列宁的坚定的原则和他的天才洞察力的领导之下，布尔什维克的活动都集中在这个目的上。

随着革命的战胜反革命，社会主义建設的規模日益巨大；它的計劃性越来越强、气势越来越宏伟、胜利的把握越来越大。这个建設的一切参加者——无论是目光远大的建筑师、技师、还是平凡的掘土工、泥水匠，都在每日每时克服极大的困难和障碍，在創造的热潮中奋不顾身地无保留地貢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这个宏大的建設还没有完成，它要到沒有阶级的社会才能竣工，这种社会現在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它奠立在这样的坚固的基础之上，已經开展得这样广泛，使得全世界妇女都能够根据亲身的經驗确信怎样实现列宁关于妇女完全解放和平等的遺教。这个建設保證在全世界團結的情况下人的个性可以得到完全的解放。人与人的敌視将消失，大家都将成为“亲人”。在沒有人剝削人、人奴役人的情况下，妇女不能仅仅为了家务而生活了，她們应当成为毫无愧色的工作人員，新制度的积极創造者，这个新制度里的平等的一員。

这同資本統治底下的各个工业国和农业国里的成百万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是多么明显的对比啊！难以忍受的穷困，随着腐朽的資本主义的无法制止和減輕的世界經濟危机而来的种种現象，特別残酷无情地打击了妇女，因为一般說来，她們总比男子在社会上更孱弱和更少反抗能力，她們的覺悟比較低、組織得比較差也更沒有权利。在經濟危机的时候，阶级压迫和日常生活上的沒有权利这种双重的枷鎖对妇女的蹂躏压迫格外來得厉害，不仅在她們的身体上、而且在她們的心理

上都留下了斑斑血痕。

不管是失业的、拿一点吃不飽飯的工錢的資本的女奴、受資本家掠奪的女手工业者，还是农村妇女——她們无论作为劳动力，无论作为妇女都加倍地无依无靠。广大妇女群众难于言述的穷困的一个明显的反映是卖淫現象的駭人听聞的巨大增长，而官方統計材料甚至沒有提供过說明这方面的数量的大致概念。除去登記过的职业妓女之外，还有一大批命运乖舛的妇女为了一块面包（对她们的劳动的无情剥削連一块面包都不能为她们保証）而临时或者經常出来卖淫，以博取一点附加收入。

苏联妇女現状的特征是：参加社会活动的妇女不断增加，这使得她們的体力和脑力、能力和才干都能得到发展。参加苏联經濟部門和社会生活其他部門工作的妇女人数不断增长。在1913年，沙皇俄国的各个工业部門共有635,900个女工，到1933年，女工人数增长到1,720,700人。在1913年，妇女占俄国工人阶级总人数的24%，到1932年这个比例增为33%。社会主义之吸收妇女参加国家的經濟生活，不是要把她們当做男子的竞争者，不是为了因此可以把工資的一般水平压低。社会主义沒有妇女自觉、积极的合作是不行的。妇女的解放和平等，她們之轉变为同样重要的社会成員，会以不可克服的力量促使她們創造性地发展她們身上原先被埋沒的一切能力和力量。作为社会上同样重要的成員的女职工，她們无论在工业或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領域里，都能同男同志

做同样的工作，拿同样的报酬。

同男同志一样，她們一年也有两星期休假。在需要繁重体力劳动的部門，特別在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門，假期延长到一个月甚至六个星期。整个假期里企业照发工資，而且有几十万男女工人可以在休养所里免费休假，这些休养所都建筑在国家从以前的有钱有势的业主那里没收过来的別墅和宮廷里。各种各样的診疗所、防治所、夜間疗养院、休养所、医院以及其他可以使患病或者預防疾病的女工在其中免费得到熟练的医疗和看护的这一类机构，数量不断增多。有专门的立法来保护母性和儿童。未来的母亲可以在生产前后各得到两个月假期，而工資自然是全部照发的。企业里盖起托儿所、哺乳室和一系列其他机构，便于母亲們照顾自己最幼小的孩子。各种社会生活机构的經費不是用妇女的工資来維持的，一律由企业开支。

各种科学研究院和科学家在研究什么样的劳动条件最适合妇女；他們研究各种职业的妇女的劳动生产率，以便据此来規定劳动立法。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国家，不希望也不能够希望在工业中工作的妇女只是一批不熟练的或者沒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劳动力，只在沒有多大意义的、工資不高的工作崗位上混日子。国家要求妇女成长起来，并帮助她們提高业务能力，直到她們能从事最重要的职业。对于社会主义經濟來說，有决定意义的不仅仅是在其中工作的妇女的数

量，而且是她們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性质。女职工已經有一切可能受到免費的职业教育或者普通教育，从簡單的工厂附設的学校直到大学为止。女学生不只不要付一点学费，而且还可以拿到奖学金。在各种中小学校、高等学校等里面，特地为妇女保留了一定的名額。女学生的比例不断增长，这說明在职妇女对受教育的不可遏制的願望。在1928—1932年这一短短的时期里，工农中学女生人数的比例从16.6%增长到30%，技术学校从37.6%增长到40%，高等技术学校从13%增长到17.9%。在苏联企业里，妇女担任工程主任、技师、技术員和工程师是司空見慣的普遍現象。必須指出，各种高等学校里女生人数都是很多的。例如，在医学系，女生人数在1928年是学生总人数的52%，到1932年达68.3%。在教育系，女生在1932年几乎达学生总人数的一半。假如把所有高等学校加在一起，那末1932年女生的人数占学生总人数的28.9%。中学、大学里那末多的女学生，反映出紅十月的成就；男子害怕競爭的心理和占优势的地位已經再也不能阻碍似乎是下賤的女子来从事各种职业了。

在苏維埃工业中工作的妇女，不只生产生鐵和鋼；她們还同工作上的同志一起創造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她們是工厂委員会、地方委員会和企业里其他社会組織的有全权的成員，是自己的工会的有全权的成員。各业工会当然是保卫自己的會員的利益的，但决不是保卫只限于狹隘的車間範圍內的會員的利益。它們同时还代表无产阶级在国民經濟中的共同的阶级利益，并同苏維埃国家的其他机构一起深切关心劳动經濟和劳动条件。組織在工会里的，不只有工业企业

的工人，还有各种职业（教师、医生、法官以及其他脑力劳动者）的代表人物。1928年，妇女在苏联各种工会中的比例为四分之一以上——26.7%，即2,935,700人。1932年，参加工会的妇女人数达4,899,300人，即占29.7%。所有这些数目字公正地指明组织起来的妇女的比例还不够大，如果考虑到妇女在各个工作部门所担任的工作的巨大比例，那就尤其如此。在这方面还必须开展有力的宣传活动。妇女代表运动也说明在不断地蓬勃发展。1932年选出的妇女代表达二百二十万人，而1923年则为九万五千人。好几百万妇女——各种社会阶层中的代表，其中包括家庭妇女，表示拥护这些妇女代表。经验表明，代表会议是鼓舞最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社会生活、使她们“政治化”、使她们同新制度及其机构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出色的手段。这种会议是培养妇女从事社会活动的出色的学校。国家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各个领域里的领导人常常是从这些妇女代表的队伍里产生出来的。

在苏维埃国家的农村里有好几百万女手工业者在工作着。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还使用着最原始的生产手段来纺织、编结、缝纫和描画。出自她们勤劳的双手和经过她们创造性构思的某些工艺品，是织品中具有高度艺术的真正典范。美丽得出奇的地毯、窗帘、花边、农民服装等等，具有很大的艺术价值。

苏维埃国家对数百万手工业者的生活和工作予以应有的注意。它尽力根本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和习惯同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并且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过程。苏维埃政权考虑到历

史上形成的种种条件，力求把手工业者联合在劳动組合內，想方設法支持这些組織。政府供应給手工业者完善的工具和机器，并且派遣男女领导人、男女指导員，包括大艺术家，到他們那里去。因为农村手工业生产在技术經濟方面很落后，就应当結束这种落后状态，应当把它提高到更高的生产水平上。而对这种工业之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地方，苏維埃政府則設法力图使它更完善。对于有大量手工业生产的地区，政府撥出专款建立各种机构来促进手工业者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女手工业者可以利用政府提供的一切方便：讲演会，讲习班，幼儿园，儿童游戏場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已經給了她们自由和平等，也会給她们有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列寧曾不止一次強調指出，我們要求实现共产主义的热烈願望不应使我們看不到这一点：紅十月已經在一个农业国里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当劳动群众在1917年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偉大解放斗争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农民經濟，从小农經濟到富农經濟，是这个处在热火朝天的革命中的大国的农业的基本形式。对战争和地主的憎恨动员了所有的农民去参加斗争，而且在那时富农阶级已經对无产阶级革命表現了明显的敌对态度。为了共产主义胜利，只在工商业、运输业和银行业占居决定的地位、只用社会主义精神来改造工业，是不够的。为了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还必須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在使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一切成就和一切最新、最完善的生产工具的大生产的基础上，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农业

的社会化是同个体农业的继续存在不相容的。

把这些经济联合起来不只是整个苏维埃经济的问题，它还是把贫农和中农从无法忍受的忧虑和劳动的重担下解放出来的必要前提，是把这些广大居民群众的生活和文化提到更高的水平的条件。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根本改变，就会使得贫农和中农的一切个人主义利己心理产生彻底的转变，这种心理的根源在于好几世纪来他们的生活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千百万劳动农民应当丢掉自己狭隘的利己主义利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必须贯穿公有的精神、团结的精神和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他们之间在社会主义方面更成熟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结为弟兄，不应当只是一种简单的、只对自己有利的契约。他们应当改造自己的整个本性，他们的全部活动都应当贯穿社会主义的内容。所有这些，都要以空前的、非常深广的经济和文化革命为前提的。实现这个革命，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执政党都遇到过的巨大任务。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任务，在实现这些任务的道路上有着内部和外部的重重困难和障碍。但是联共（布）的领导人坚持不渝地拿出全付精力来进行农业的社会化。整个说来，农业社会化是进行得非常顺利的。

农业社会化如火如荼地展开起来了。荒漠正在变成人声鼎沸的田野——变成装备着最新技术的大国营农场。成立了“红色公社”，有些公社十分繁荣；贫农和中农的集体化和在这个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工作正在不可遏制地向前推进，变成为农业的统治形式。这样，妇女完全解放和平等的必要的经济基础在农业中也扩大和巩固了。好几百万女庄员和几十